

「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

徐志耕

程童一

陶正明

文学丛书

文艺出版社



徐志耕 程童一 陶正明

“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



昆仑文学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 昆仑文学丛书 ·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昆仑文学丛书》，愿她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使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真理与正义，以及献身军事战线的千万战士的音容笑貌与心灵世界，他们的爱或憎、辉煌的或平凡的生活、壮烈的或默默的牺牲，能够在这里多少有所展示；愿她成为一片小小的园圃，使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嫩苗在这里成长，绿树在这里成荫。

这套文学丛书选辑的是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以及其它文学作品。作者是军内军外中青年作家。从八三年开始，计划每年出一套，每套约十二本，每本十万字左右。每套书的最后一本是军事文学创作论集，其它都是作家的个人作品专集。以有限的规模而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是我们的向往。为了实现这个奢望，我们当力求做到编选谨严，出版及时，印制精良。



程童一（左）徐志耕（中）陶正明（右）

生活在大踏步地前进。

报告文学是生活的一面旗帜。

报告文学作者是生活的侦察兵。

报告文学的繁花绿叶植根于生活的沃土。值此，我们感谢可敬的领导、热心的编辑和创造新生活的无名英雄们。

徐志耕 程童一 陶正明

作者小传

徐志耕，1946年生于浙江绍兴。1964年冬入伍，当过防化兵、新闻干事，1970年任《解放军报》记者，现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副处长，发表过近十篇文学作品，其中报告文学《土地》获《解放军文艺》建军五十周年征文奖。

程童一，1954年生于南京，1970年入伍，历任战士、班长、书记、干事，现任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处长。1981年以来，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诗歌作品，他的抒情主人公是士兵。

陶正明，1953年生，湖北大悟县人。1973年从武汉市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师宣传干事、副科长，现任某军政治部正营职组织干事。从事业余新闻报道十年。

序

尚培培

报告文学《“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汇编成书出版，是值得注目和欢迎的。这部题材新、思想新、表现方法也新的作品，反映的是当今人民解放军进行重大改革的创举；又显示了作者激情似火，勇于做改革的促进派的风格。

这部作品原来分三次发表于《解放军文艺》上。当我在去年二月号上读到它的首篇，我所感到的惊喜和震动，至今尚可回味。许多读者也都觉得眼界一新，不禁为之叫好。很少写文学评论的我，竟然心血来潮，抑制不住写作冲动，连开几个夜车，草成了一篇对这个报告文学品头论足的所谓“漫评”。尽管“漫评”写得有些贻笑大方，可是我在赞许之余，还对作品挑了毛病，作了苛求，实在不揣冒昧。想不到“漫评”刊出后，作者之一的徐志耕同志见到我，却向我表示感谢，他是那样诚恳虚心。后来，我又读了他们的两个续篇，从中又获得了新的启示和满足。

此书付印之际，出版社负责同志要我写一篇序，并称此书的作者也有这个心意。我的反应是诚惶诚恐。因为历来题跋写序，皆为名家大师之雅事。通常有了成册的作品，多是趋之若鹜地拜谒名家，索求序言。虽然传说有的名家不堪其扰，也听到时下对此风的非议，但我认为名人究竟德硕才高，笔下的学问和教益总会超出一般，又何必讳名避嫌？于是我婉辞写序的任务。自己一则“知名度”微渺，二则学浅才疏，岂敢岂敢！出版社负责同志开导我说，他们的普通编辑也都动手写序的，这没什么。沉吟少顷，我只好盛情难却了。心想，在名人序文之外，再搞点非名人的序文，也可能是文坛和出版界一种小小的改革吧。

既然如此，那就恕我硬着头皮写下去。无非是写点有关的情况，读后的感受，但愿能有助于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兴趣和理解。至于象不象序，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先介绍一下作品诞生的背景。那是一九八三年开春时节。在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的拨乱反正之后，神州大地上正崭露出一派破旧创新、大兴改革的新势头，新气象。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从政治到经济，从机构到体制……总之，一切领域统统在力行改革。广大农村改革出了个承包责任制，丰收增产、吉庆有余的好光景，冲破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愁人局面。成千上万的工商企业改掉了“大锅饭”，革除了不讲经济效益的“糊涂帐”，大大提高了职工们的劳动

热情，提高了产值。科研、教育、文艺、党政机关等等，改革之花到处盛开怒放。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不改革，就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改革，就不能建成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改革的春潮汹涌澎湃，势不可当！

那么，我们的解放军呢？在把黑暗的旧中国改变为光明的新中国的伟大变革中，在那“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年代里，这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人民愿望的军队，完全无愧为向着历史的大山冲锋陷阵的英雄改革者，无愧为勇猛精进的革命先锋。而今，面对历史新时期这场意义重大、影响深广的改革，这支军队又是怎样迈开新的战斗步伐，有什么新的作为和创举呢？——人民在热切地瞩望，期待着子弟兵奋起改革的信息。

恰好，《“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首篇的发表，非常及时地回答了人们的翘盼和问讯。它象最早伸出军营的报春花中的一枝，播散着奇异、郁烈的芳香，展示着金戈铁马之间已非畴昔的火热春色。作者运用报告文学这一兼有新闻性和文学性的形式，向我们报告了部队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这个光芒四射的新生事物的兴起。随着新生事物的蓬勃发展，继而又以两个续篇，连贯地、比较全面地报告了这场改革波澜壮阔、所向披靡的盛况和进程，及其在部队引起的巨大变化，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洋洋洒洒数万言，写得真实生动，虎跃鹰扬，意气风发，读来令人产生一种闻鼙鼓而欲出征的劲头。

作者以鲜艳、浓重的彩墨，豪迈不羁的笔法，描绘了一幅今日军营风光的大型画卷。画中的部队生活，别开生面，连我这个穿了三十多年军衣的老兵，也觉得新奇、陌生、眼花缭乱。如果不刮目相待，甚至会莫名其妙或看不惯。作者劈头就问：“你见过这样的部队吗？”在改革的春风中，南京军区某部“修鞋、缝纫、烧砖、种花、雕刻、编筐、画画、照相……七十二行，样样都有！”一声号音，战士们纷纷奔赴不同的教学场地，学科学文化，学手艺，学各种生产技能。工农业的承包责任制，也在部队发挥了优越性。诸如种果树，种茉莉花，养鱼，喂猪，繁殖地鳖虫，木工，修缮，等等，都请了“老包”。通信连冷门爆得更绝：铺设了一条电视机组装线，一天可装十多台电视机。……这真叫“招了人才，出了钱财”；“以才生财，以财养才”。什么是人才？不是说要有堂皇的学位、名声，卓越的发明、贡献，才算人才吗？作者请战士们回答道：“学点本事好……军地两用……有本事就是人才，有本事就有前途。”这是多么纯真、朴素、脚踏实地的“人才观”！

军队毕竟是军队，如果军事训练上不去，“军用”的效益不显著，现代战争的本领不精通，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就会失掉主要的支柱。看来，作品对于“军用”方面，前半部写得还不够充分，好在后半部大大加强了。这就使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更加坚实，更饶有钢铁的韵律，烽火的气色。但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老一套的摸爬滚打、五大技

术，而是战争机器的改革，八十年代的武戏新唱。“土八路”的子孙，不能永远“土”下去，他们“渴望站起来，加入电子、化学、装甲、核子的对抗”。看，在“狂妄”地命名为“将军摇篮”的军事学习中心，放映着现代战争的实景录象，进行着时髦的电化教育。司令部作战室有了自己装配的电子工具，“神经中枢”储存了更多的现代战争的信息。由于指战员们有了科学知识的武装，改革了指挥系统，使轻重火器的射击精度，部队的战斗力，都有了出人意料的提高。许多民用技术尖子，也是练兵比武的优胜者。作者以确凿的事实证明：关于培养“两用人才”会降低军训成绩的担心，不过是杞人之忧。挺立在八一军旗下的忠心报国、军地两用、文武双全的指战员们，他们不断进取、大胆改革的行动，对于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的巨轮，岂不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吗？

历史上一切真正的改革，开始常常显得突如其来，但实质上无不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作者正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党和国家、人民和军队的全局利益出发，来考察分析培养“两用人才”的来龙去脉，进而指出其深远的战略意义。祖国日新月异地变化着。随着解放思想潮流来入伍的士兵，不论文化水平、精神面貌，都与以往的士兵迥然不同。他们要驾驶汽车、操纵导弹，要入团入党，要考军校、当将军，还要李白、贝多芬、居里夫人……。他们不能容忍陈旧的训练方法和枯燥的业余生活，他们的求知欲象地下的岩浆在奔突。这样的兵，应该

怎么带好？那些踊跃送子参军的家长们，就怕孩子在部队得不到长进，学不到东西，扛几年大枪，回去还是个白丁。怎样解除这些父母的焦虑？大量部队干部也有“二次就业”的烦恼，怕转业到地方，样样外行。如何打消他们的后顾之忧？还有军费开支的压缩，领导班子的调整……。

“传统的天平倾斜了”！一切不能适应新要求、解决新问题的老条条；一切束缚手脚、压抑才智、误人误事的老框框；一切向来被视为绝对合理，而今却捉襟见肘的很不合理的现象，面临着咄咄逼人的挑战。作者忠实地、毫无隐讳地摆出了种种尖锐的矛盾，迫使我们不得不严肃认真地思考：我们军队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行政管理，乃至某些规章制度，倘若不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改革，怎么能顺应军心民心之望，怎么能完成党在新时期赋予军队的光荣使命，又怎么能合乎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七七年就曾指示：军队干部战士的教育训练，除了学政治，学军事，还要学科学文化、工农业知识；“要使我们的干部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迎着军队碰到的一系列难题，邓主席高瞻远瞩，举起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金钥匙。这把金钥匙熔铸着传统的经验、群众的意志、四化的光热和新的时代精神，并在广大指战员的自觉实践中日臻完善，发挥出强大的威力。作者笔下的改革者和开发者们，正是手持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一个个陈年锈

他的历史的铁锁，冲破了因袭已久的积重的闸门，从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向着治军利民、强兵富国的新天地，高歌猛进！

“军人是战争的产儿。战争意味着破坏，可也不仅仅是破坏。革命战士神圣的使命，是创造未来，创造新的世界！”在这部报告文学广阔屏幕上，活跃着许许多多奋发图强、革故鼎新的先进军人的影象，映现着他们创造未来的崇高理想的光焰，记录着他们开拓前进的扎扎实实的脚印。他们之中，有积极带领战士磨砺才艺，闯进人才宫殿的连队干部；有要大家“穷帮穷”，找出致富育才路子的团政委；有在猪圈开起“地下修表行”的饲养员；有参加全军绿化先进代表会的“小米丘林”；还有不墨守成规，大刀阔斧搞改革，临退位还在为“两用人才”鼓与呼的军、师首长。三十多个开发者和人才苗子的形象，职位身份不同，性格音容各异，虽多属粗线条的勾勒，或是一晃而过的速写，或是散见于几处的剪影，但都能不同程度地给人以感染。

一座建筑艺术的宏构，如果有了成群的浮雕，再耸立起几尊细镂精雕、骨肉丰满的青铜塑像，那就会愈显其峥嵘壮观。文艺作品对于人物的描写，也是如此。在这部报告文学中，确有几尊奇峰崛立的圆雕塑像。首先是英雄九连的指导员夏家田，他是这个部队“两用人才”矿藏的第一位勘探师和开发者。他敢于标新立异，纯系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出于对战士深切的关怀和保护。然

而，风言风语，人言可畏。夏家田被调离了九连，有人说他是“夹着尾巴”走的。没关系，他依然很庆幸：“我无所求，九连培养两用人才的做法，今天已经推广了，得到了历史的承认，这就行了。……”读到这里，一个胸怀坦荡，“冲出了自我小天地”的形象，岂不是更上一层楼了吗？作者还以重头的篇章，诗一样的笔法，抒写了一连指导员刘立的故事。刘立的发展并不顺利，由于连队出了事故，还受过处分。但他没有工夫叹息，更不甘心碌碌无为。他一头扎进了“两用人才”的苗圃，夜以继日地操劳耕耘，心血灌溉。遗憾的是，他却难以尽到一个好丈夫的义务。即使妻子难产，他也没能探家。连队任务重啊！当“妻病危速归”的电报发到连队，刘立正以培养“两用人才”先进代表的身份，在军区出席一个重要的大会。妻子生下女婴后，不幸又患了精神分裂症。刘立与娇美、善良、圣女般的妻子，“合演了一出家庭生活的悲剧，然而，军营开始了一出猛威雄壮的活剧。”这样一个承受着高尚的感情上的痛苦、牺牲，却坚韧不拔，全身心扑在连队的基层干部形象，该是多么可歌可泣！他使人感受到的不是灰暗、颓丧，而是一种庄严的美的价值，一种在逆境中顽强搏击的力量。

给人印象颇深的圆雕塑像，当然不止上述两位。还有：那个没有文凭，不拘小节，却又勇敢、有志气的班长吴晓明，竟然奇迹似地带出了一个神炮班，立了功，提了干，成了“团队的光荣，士兵的骄傲”！那个笃信拿破仑

的军人格言，梦想过当将军的作训股长张剑，不怕讽刺打击，果然在军事科学的研究和运用上，取得了璀璨的成果。我们更难忘那位失去了左臂，年逾花甲的军委首长。为了搞好军队的改革，他工作起来简直废寝忘食。听了一整天关于培养“两用人才”的汇报，他始终兴致勃勃，壮怀激烈！他治军严格，但作风深入，平易近人。夜里来到部队，第二天一早，他就巡行在“两用人才”的队列前，徜徉在改革的“花会”上。这位军委首长雄才大略、可亲可敬的形象，出现在报告文学中，是颇不寻常的。既可以表现“将军与士兵，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属，在命令与执行、指示与支持、敬仰与尊重中，合塑出所向无敌的力”，又可以使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性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足见，作者是很有艺术胆识的。

开发者、改革者所走过的，并不是一条花木掩映、光洁平坦的甲级公路。在他们前进的征途上，有泥泞、坎坷和丛丛荆棘。夏家田的遭遇就说明了，改革，必须同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进行韧性的斗争，甚至必须忍辱负重地艰难跋涉。而刘立的故事严峻地表明，在改革的事业中，往往还免不了悲痛和宝贵的牺牲。作者在报喜的同时又报忧，是实事求是、用心良苦的。尤其应该指出，作者对于针砭时弊，揭露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纠正不正之风，也是那样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举凡“历史的惰性”，“推崇平均”的吃“大锅饭”的思想，因循守旧、盛气凌人的“左”的思想流毒，嫉妒、压制改革者的小肚鸡肠，乃至退

伍战士找工作需要用茅台酒、金华火腿去叩门的怪事……概莫能外地受到了有力的抨击。鲁迅先生很早就主张：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不是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快速发扬火力的轻武器吗？如果对于阻挡我们事业前进的鹿砦、暗堡、铁丝网……不去开火，那还成其为什么武器！总之，回避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矛盾，搞“无冲突论”，既不能贬斥假恶丑，也就不能褒扬真善美，是写不出振奋人心、净化灵魂的好作品的。不言而喻，文学作品中的揭露批评，是一门复杂艰深的艺术，有些作者因而不敢问津。其实，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批评是为了促进，分寸掌握适当，我们的揭露和针砭，就不会产生消极影响，也就没有畏首畏尾的必要。在这方面，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不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范例吗！

这部报告文学在艺术表现上，气势磅礴，笔力雄劲，有一种粗犷美、新奇美、阳刚美。作者运用了我们民族绘画传统中多焦点透视的巨幅长卷画的手法，将描绘的空间不仅包括庞大的军营，而且扩展到首都的国防部，以及支援部队培养“两用人才”的科研所、农校和工厂。整个作品显得纵横寥廓，云蒸霞蔚，万马奔腾，主要是以重大事件和宏大场面取胜，人物随事件的发展而活动，为场景的变

迁所推移。在典型的环境中，让典型人物亮其本相，显其身手。这些人物形象与“假大空”划清了界限，他们并不是完美无缺、高踞云天的。他们往往是美中有瑕，并在前进中，改革中，不断地锤炼和改造着自己。唯其如此，这些人物形象才那样逼真可信，才成为以真实为生命的报告文学中的活人、真人。通篇夹叙夹议，议论风生，不但让人物各陈己见，作者还每每挺身而出，直抒胸臆，一吐为快。既渲染着淋漓酣畅的抒情色彩，又焕发出闪光的哲理性和雄辩的政论风味。语言泼辣、炽烈、警辟、精粹，充满着熊熊燃烧的激情和新的时代气息。总之，作品在写作上是非同凡响、别具一格的。

据我对三位作者的了解，程童一和陶正明两同志是部队政治机关的青年干部，徐志耕同志则是刚到中年的部队新闻工作者。他们精力都很充沛，有股子冲劲和突击精神。这部报告文学，是他们带着“只争朝夕”的迫切感，利用业余时间，追星逐日地写成的。他们思想解放，爱憎分明，目光敏锐，政治热情高昂，艺术上有着创新的追求。更可贵的是，他们都是从战士成长起来的，部队生活的根底比较厚，对战士和基层干部不仅了解，而且怀着深挚的感情。这些长处和特点，在作品中是不难领会到的。当然，这部作品还有不够成熟、有欠推敲的地方。如果结构再顺当些，文笔再朴实、含蓄、准确些，格调和节奏上注意抑扬急缓的变化，那就更好了。可能因为是急就篇，加以题材浩瀚，而感情又不好控制，有时就不易达到快中